

赵世炎烈士傳記

(資料)



一九六二年七月·北京

前 言

对赵世炎烈士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在赵世兰和夏之栩同志的主持下进行的。自1960年6月开始至今已近两年，除在北京进行调查搜集之外，还派人到天津、唐山、保定、南京、无锡、上海等地，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查搜集工作。先后查访250多人（或机关），其中直接访问的有160余人（处），通信联系的50余人（处），经多方查找无下落的30余人。访问的人当中，有党的负责同志，有一般的工作干部，有老工人，也有民主人士，为了得到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还提讯了一批在押的犯人。同时还翻阅了许多党史资料、旧报刊和敌伪档案。由于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协助，共搜集到世炎同志活动事迹资料30余万字（已编印成“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

现在编写的这个传记（资料），就是根据这30余万字用传记形式，按年代整理出来的一个系统的资料，但这还不是正式的传记；要为世炎同志写出正式的传记，那将是党史研究部门和作家的任务。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只希望这个传记（资料）能为将来写正式传记或产生作品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事实依据。由于这仅仅是个资料，因此在编写时着重的是综合事实，对文字未能作更多地研究。

赵世炎同志是我们党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对他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是一个严肃的很有意义的工作，但也是一个较为艰巨，细致的工作。他为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壮烈牺牲距今已有三十五年，和他同时代进行过革命斗争的许多人也已先后离开人间，还健在的，又

都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他們中有的是由于国事繁忙，无暇进行系統回忆，有的虽已作了回忆，但多是片断的、零星的，且有某些記憶互有出入：或者对某事件的时间、經過、情节記憶有悞；或者同一事件有多种說法；或者一个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前后矛盾。事隔年久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我們在处理这些材料时，是以原始資料和多数人的共同說法为依据，沒有以某一个同志的記憶为依据。

赵世炎同志进行革命活动的过程，貫穿着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敗，这样一整个的革命历史时期。他的活动同我們党早期活动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同其他革命活动家（包括牺牲的和健在的）的历史是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不能离开党的历史和其他革命活动家的历史孤立地去写世炎同志。然而，我們限于人力（只有一个干部脫产專作这一工作）和責任的关系，在調查时只能搜集与世炎同志本人有关的資料。因此編写这个傳記（資料）时，对他在某一时期和某一事件中应占怎样的位置，給予怎样的評價，就是較难处理的問題。現在这种摆法可能并不是恰如其分的，希望党史研究部門今后編写党史或为其他烈士作傳时加以修定。

通过这段工作，也使我們体会到：搜集烈士資料的工作，最好由有关的党史研究部門，在搜集党史和工运史資料时同时进行。因为烈士資料，特别是著名烈士的資料，是党史和工运史資料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党的活动在許多方面是通过他們的活动体现出来的。

如果能夠將各著名烈士的活动資料，全面地系統地搜集整理起来，对編写党史資料是非常有用处的。同时，这些工作能同时进行，也有許多方便之处。

現在，对赵世炎烈士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基本上已告一段落，

但严格的說来，这一工作还是不彻底的，今后还将尽力搜集，希望各有关部門、有关同志，对这个傳記（資料）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見。

另外，搜集到世炎同志遺著30余万字，已同人民出版社商妥將另作处理。

編 者

1962年3月

（通訊处：北京，中央煤炭工业部机关党委赵世兰）

赵世炎烈士传略

赵世炎同志，1901年4月13日生于四川酉阳龙潭鎮。北京高师附中毕业。1920年5月留法勤工俭学。1921年2月在巴黎同周恩来、刘清揚等同志組成“共产主义小組”。曾积极地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进行政治活动。党成立后即為“中共中央駐巴黎通訊員”。1922年6月与周恩来等同志发起組織“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亦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被选为第一屆書記。同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系总支部领导成員及“中共法国組”書記。1923年3月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被选为“中共旅莫支部”委員，并随李大釗等同志列席过“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秋回国，先后担任“北京地委”書記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傳部長兼职工运动委员会書記，又任內蒙地区“工农兵大同盟”（內蒙地区初期的共产主义組織）中央委员会付書記。与李大釗、陈乔年、范鴻勛等同志共同領導了北方各省（包括內蒙）党的工作和工人、学生运动。1926年5月調上海（化名施英），任“中共江、浙区委”組織部長、軍委書記并兼上海总工会党团書記，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共同組織和指揮了震动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义（1926.10—1927.3月）。“四一二”政变后，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与陈延年同志一起領導了江、浙地区党与工会組織的恢复整頓工作，頑強的坚持斗争。1927年4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員。6月，延年同志被捕，又代理“江苏省委”書記。7月2日由于叛徒出卖，被蔣介石反动派逮捕，7月19日晨，于上海的楓林桥畔慷慨就义。年仅二十七岁。

1962年3月

目 录

前 言	(1)
赵世炎烈士传略	(4)
赵世炎烈士传记(资料)	
一、烈士的幼年时期	(1)
二、烈士的中学时期	(6)
三、留法勤工俭学和苏联学习时期	(18)
四、回国后在北方活动时期	(46)
五、在江、浙地区活动时期	
(一)四个月经济大罢工的“主谋者”	(77)
(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94)
(三)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领导斗争	(117)
(四)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133)
附：赵世炎烈士大事年表	(145)

赵世炎烈士传记(資料)

烈士的幼年时期 (1901—1915年夏)

烈士赵世炎同志，1901年4月13日（辛丑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鎮。

酉阳县在四川的东南角，是一个較大的县份。位于四川、湖南、湖北、貴州四省交界处，居烏江和沅江的上游，水运便利，盛产桐油、茶、漆等經濟作物和玉米、大米等农作物。

龙潭鎮，正当四省交衢，为这一地区的經濟中心。辛亥革命之前，这里的社会經濟，完全被少数經營桐油、漆、鹽的外来商人所操縱。随着經濟的逐步发展，商人兼有了土地，地主也經營商业，資本和土地就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帝国主义就在此时乘机滲入，并在酉阳和龙潭等地設立教堂，作为侵略据点。辛亥革命之后，連年軍閥混战，政治动乱不定，苛捐杂稅，层出不穷，資本家和地主更殘酷剝削不止。多数劳动人民生活不得，或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或走头无路淪为“盜匪”。階級矛盾日趋尖銳。

龙潭既为經濟中心，文化也就較为发达，清末时候，就在这里設有經院和書院。因此，它一方面为反动的統治階級培养了一些奴才，同时也为以后各种新思想的傳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世炎同志出生的前几年，他的家庭，已成为一个每年收获百多担干谷的地主，和拥有一座店舖的商业主，出租部分土地，并僱用兩、

三个長工和一个女佣人。家中有祖母，父、母亲和四个哥哥，三个姐姐及一个妹妹。父亲是个严谨的家長，对子女管教很严。母亲是在困苦环境中長大成人的孤女，善于操持家务，虽不識字，但头脑尚清楚，对子女很慈爱，特別鐘爱世炎。母亲教导子女，一直主張潛移默化，以身作則，从不采取体罰和強制的方法。世炎入学前，受母亲的感染較深。因此，自幼年起就习于勤劳，对人善于說服，对事耐心細致。

1904年（四岁——按年岁計算。下同），世炎同志入家館讀書。他一开始讀書就很勤奮用功。对所学的功課領会快，記憶深，背書、識字对答如流。

幼年时代的世炎同志，聪明伶俐，性格活泼开朗，敢于在大厅广座中毫不拘悞地說話，而且是語言幽默，趣味橫生。深得家人和亲友喜爱。这种聰穎过人的資质，就給他銳敏地接受新事物創造了条件。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反帝反清的革命运动，在四川境内发展得广泛、激烈。1868年，酉阳县爆发了数万人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死伤群众达千人以上，造成轟动全国的“酉阳教案”。1890年后，又爆发著名的大足县余栋臣起义，声势极为浩大。使川东南数十县乃至毗鄰的湘、鄂各县都受了影响。1907年，熊克武等人在成都組織起义未成，“六君子”被捕下獄的事件，也曾轟动全川。所有这些事件，以后在整个四川都是广为流傳，甚至家喻戶曉。因而，都會使世炎同志那聰穎的心灵，受到深刻的影响。

1911年（十一岁），还在武昌起义的前两个月，四川的“同盟会”員們首先在荣县举行了起义，接着是荣县独立，以及在这前后川东南的彭山、眉山、名山等十多个州县的起义，都已搞得热火朝天。

这时，世炎同志已直接受到反清反帝的宣傳教育和革命运动的激流的冲击。他的二哥世珏，在十四岁时即因不滿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偕其三哥世烱私自离家，考入成都陸軍小学，加入了“同盟会”。反清反帝的革命运动爆发时，二哥在革命軍里作了一名下級軍官。他常把自己接受的一些新思想^{灌輸}給自己的弟妹，从外地寄回一些介紹民族英雄的小冊子，并在書皮上写着“富弟効之”（世炎号“国富”）。世炎对这些書总是爱若珍宝，孜孜閱讀。所有这些教育和影响，都使世炎同志的反帝爱国思想得到新的发展。他看到二哥因鬧革命而剪掉头发，他也毅然把头发剪掉，并顧盼自得地說：“前发齐眉，后发披肩，原是汗童的梳裝，不能再效滿奴。”这时，四川盛傳端方率領新軍入川，协助赵尔丰屠杀川人。他父亲就警告他說：“不准說滿奴，滿清再来了，看你怎样办？”而世炎却回答說：“滿奴何足畏哉。”

1912年（十二岁），秋，世炎同志入龙潭鎮高級小学堂讀書。这时正当辛亥革命剛剛过后，袁世凱据位窃权，全国各地宣傳革命更为活跃。学校有一位地理教員王勃山，是“同盟会”會員，經常在講課时向学生^{灌輸}反帝倒袁的思想教育，有一次在講到香港被割、九龙、澳門被租，大好河山支离破碎时，王勃山边講边哭，泣不成声。同学中也有跟着哭起来的。独世炎怒目切齿，默坐不語。此后，他常唱岳飞的“滿江紅”詞，每唱到“壯志飢餐胡虜肉，談笑渴飲匈奴血”时，必反复高唱。又常朗讀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史可法的“复多尔袞書”。当时同学多生疥瘡，世炎也被染上。他常一边讀文章，一边抓痒，抓得越舒服，讀得越起勁。有一次他笑对同学說：“我抓掉这些疥瘡，不讓久生在我的身上，如抓掉外国人，不讓他們久占我国土一样。”

世炎同志自幼即能明辯善惡。他很崇拜历史上劳动人民中的英雄人物。他爱讀“史記”、“刺客列傳”和“游俠列傳”等气势磅礴的文章。他在課外常讀“水滸傳”和“三国演义”等小說，并且常常半夜半夜地給同學們講說“大鬧江州”、“三打祝家庄”等一类的事，并且講得繪声繪色。同时，他对那些貪生怕死、叛国降敌之徒，則恨之入骨。有一次，他和同学甘明志一起翻晒学校圖書，他边晒边翻閱，当他翻閱到明史“二臣傳”中“洪承疇傳”和“錢謙益傳”的时候，突然滿面怒容，憎恨不已。

那时貴州革命軍的都督席正平，是二哥的朋友，因討袁失敗，乔裝住在世炎家里避难。当世炎同志的兄弟們得悉这位客人的身份时，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并且还想了些办法掩护他，为他分担着惊險。这件事也使世炎同志的思想受到深刻影响。

世炎同志讀書領会快、記憶深，但他不是死讀死記。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把所学的东西，有批判地用于实践，所以对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如当时学校教育中提倡尊孔孟、崇堯舜，但他却敢于引用韓非子之說以非难堯舜。有一次，他在一篇“封弟有痺說”的作文里写到：“象欲得舜之武器、乐器，竟有杀兄之举，到了有痺之后，要夺取黎民財物，何凶惡毒辣方法之不可使？而舜不考慮及此，竟以私情遺害黎民，豈是賢圣之君乎？孟子从而为之說，可見其平时說‘施仁政于民’是欺人之說耳”。国文教师基于旧觀念，給这篇作文的批語是：“离經叛道”。但世炎并不气馁，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对学校內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和作法，他也极力反对，如：反对国文教員陈甸之因循守旧的教学方法；反对学董王羽仲扼制学校經費；反对甘岳峯不教育子女而到学校滋鬧的行为。这一切都显示了少年时代的世炎同

志已具有站在人民这一边坚持真理的思想萌芽，閃耀着他那敢于同旧的封建道德观念宣战的斗争性格。

1914年(十四岁)，世炎同志在高级小学毕业，考试时名列优等。由于他的聪颖过人，表现突出，家人和师友都对他的培养，抱很大希望。这时，他的三哥在济南电报局工作，使世炎同志有了到北京升学的机会。因此，世炎虽于第二年春天考取“酉阳联合中学”，但却没有入“联中”就学，而决定在他三哥回家省亲返回济南时，随同三哥和四哥世焜一起去北京读书。世炎同志在高小毕业那年，就在初小间常代课。高小毕业后，尚未赴北京之前的近一年时间内，一面在原校补习功课，一面仍在初小兼任教员。当时，虽然他住宿在高小，与初小路隔五里，但每天去去来来，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热，从无间断或迟到早退。

烈士的中学时期

(1915年秋—1920年春)

1915年(十五岁)，8月，世炎同志和他的四哥世焜；得三哥世炯的資助，千里迢迢来到封建古老的文化古都——北京，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以下简称“高师附中”)，是当时北京水平比较高的中学。校址在北京琉璃厂厂甸，就是清朝时候的琉璃窑地方。它有宽敞的校舍和较齐全的设备。在这里任教的老师，有的是“高师”的教授，有的是“高师”的优秀毕业生，还有专门研究教育的专家。世炎同志在这里受到了较好的教育。

世炎同志和世焜弟兄二人，读书都很刻苦用功。但他们两人用功的方法却很不同：世焜好静不好动，注意正课，注重成绩，不喜欢参加课外活动；世炎却活泼好动，注重将来的实际需要。他喜欢唱歌，尽管他的四川土音常常引起同学们的嘲笑，但他总是认真学会为止。他不长于手功、图画等细致的功课，但总是认真地作，从不在交卷前请人帮忙。他参加课外体育活动也很积极，他并不想当选手，也不管是否记分。

世炎同志在学习上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当时“附中”每年级通常都有十五门以上的课程，但却远不能满足他那如饥似渴的求知慾望。当他的英文稍具水平的时候，他便经常阅读英文书报，但那时的英文教师只管讲课不管辅导，所以当他看不懂时，便经常去找传教士

查經或閒談。为此，一个同学會笑問他：“你为什么总是到教堂去找‘老毛子’，是不是想加入耶穌教？”，他笑着回答說：“老兄，你知道什么叫人各有心嗎？我和外国人拉扯，不过是为了学习外国語，通过交談可以讓他給我正正字音罢了。”由于他的勤學苦練，各門功課成績都很好，英文进步尤其快。有一次，學生們組織的“英文学会”請一位外国人來校講演，世炎但任翻譯，而且翻譯得很好，同学都敬佩他在这方面超群的成績。事后，有些同学向他求教取得这样成績的原因，他很热情地介紹自己学习的經過和自修的方法，并主动的在每天午飯后，用半小时的业余时间，帮助同学们学习英文。此时他还組織“校役补习班”，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学校工友提高文化水平。

“附中”沒有学生宿舍，学生多住在家里或自租房屋住宿。世炎同志和世焜以及几个四川同学，就住在四川同乡会的“叙府会館”。虽然他年紀輕輕，而且在北京是人地生疏，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却料理得井井有条。一切自己动手，“自己照料飲食，洗洗衣褲，补衣补袜”

（註一）。有的同学每年要用四、五百元，他总是精打細算，每年只用一百多元。如有剩余錢，就用来买書报或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学。他这样勤儉朴素的生活，是因为他对生活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俭固美德也，然賢者用以律己，不以对人；盖律己曰俭，对人曰吝。”

（見他中学时作文）。在生活上，世焜和世炎同志一样的俭朴，但他不同意弟弟經常买書报或接济別人。因此，作弟弟的还要耐心地說服哥哥。由于世炎同志善于团結互助，在“叙府会館”同住的大、中学生十余人，事无巨細，常取决于世炎同志。他經常出主意改善大家的伙食，对外交涉事宜也多由他負責办理，而且总是办得园滿周到，所

以同学都称他为“外交大臣”。

※

※

※

在“附中”念書这几年，是世炎同志政治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他开始以激进民主主义者进行社会政治活动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政治局势极其混乱。虽然推翻了滿清皇朝，建立了“民国”，但旧的封建統治机器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清室的新軍“將帥”們，又以北洋軍閥的身份和新、旧官僚政客勾結一气，控制着政权。当时的首都北京，集中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的特点：軍閥們在这里爭权夺位，卖国殃民，他們象走馬灯似的，熙熙攘攘，你去我来；各帝国主义在东交民巷，筑牆駐兵，为所欲为。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世炎同志的政治思想便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他当时的几篇作文里，可以看出他这种变化的萌芽，一方面他認為：“尊者尸位、富者尸財，專欲于己，泽不及人。固以为权所有而所应享者也。圣人耻之，故宁薄己以厚人。”主張“尊者不尸其位，富者不尸其財”。另方面他說：“窃观社会事业，力薄者易毀，力厚者易成。力何以厚？厚于集而已。社会集众而成。則所以保持之者，亦秉于众。”又說：“帅天下以暴者謂之私，帅天下以仁者謂之公。仁者发于良知，良知者群众之心，心乎群众而群众亦心之。”又說：“夫治国之道，操之有术，行之有方，审情势，度輕重，未有不注意于民生之利病者也。”由于政治思想的变化，也就促使他对于政治时事十分关心。他每天課余時間，总是到圖書館閱讀報紙，細心研究国内外政治消息，并且經常引导同学注意时事。同时，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广交朋友。不久他認識了已經“开始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

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註二）的李大釗同志，并投入了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1917年（十七岁），世炎同志在社会活动中，开始显露头角。他的朋友周太玄在回忆起这段情况时，写道：“1917年，春夏之間……初次見面，世炎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切。他于热情灵动之中，表現一种又誠摯，又英发的气概。……从他所講的他們的生活与学习的情况中，透露出他的条理和毅力。”“那时，王光祈和李大釗同志，我們正酝酿办一个傳播新思想的学会。我們对熟識的、接近的每一个人，都一一加以討論品評，作为以后吸收的对象。我們对世炎同志都有一个相同的看法，認為是一把好手，直得特別注意。”“后来，光祈曾就这一点与世炎同志談过几次。……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間的許多活动，光祈和大釗都約他参加。不但高师附中，就是那时的北京大学以及其它中学也是他活动的范围。至于在四川同乡的青年中，他更是一个联系的中心人物。‘叙府会館’也成为他的組織活动和通訊的中心。”

随着年齡和閱历的增長，世炎同志开始在同学中成为核心人物。如拥护白話文，反对尊孔，反对学校的班長制度等等，他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因此，他得到多数同学的爱戴。有一次，英文試教生在講課时发生錯誤，同學們反复提問并小声說笑，試教生感到难堪，竟借口学生有意搗乱，拂袖而去。同學們为此感到不平。于是公推世炎和其他几个同学为代表，向校長說理，并对这种无理罢教的行为表示抗議。但校長偏袒試教生，最后还給某同学以記过处份。这就更加引起同學們的极度不滿。在世炎和几个同学的鼓动下，全体学生一致决定：凡試教生上課，同学一律罢課。虽然这次罢課，和以后的“五四”大罢課无关，但在“附中”來說，却为以后“五四”运动的領導人的

人選問題提供了線索：同學們都認識到世炎同志是領導運動的人才。

1919年(十九歲)，世炎同志在“附中”畢業的前夕，中國的土地上爆發了轟動世界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運動一開始，“附中”同學便得到機密通知，他們便在世炎同志的組織和領導下，和各大學生一起，參加了這一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後三天內，“附中”學生便組織了學生會，由兩權並立的“幹事會”和“平議會”，分組行政和立法的責任，世炎同志獲得全校分班普選的全額票數，當選為幹事長。他在運動中很活躍，總是緊張的進行工作，遇事不慌張，待人說話和藹嚴肅，不驕不躁。每當同學中因意見分歧發生爭執時，他總是先全面地了解情況，听取雙方陳述理由，然後經過分析，發表自己的見解。他的結論總是得到多數人同意，而且每次發言，都是“雄辯滔滔，娓娓動聽。”因此，同學們便常以“及時雨大哥”稱呼他。有一天，他從“北京高等學校學生聯合會”開會回校，便召集同學們開會。會前，他告訴他的助手邢大安說：

“明天將有大遊行。”可是他在會上卻沒有公布這一消息，會後邢大安便問世炎：“為什麼不把明天遊行的消息告訴大家，讓大家高興一下？”世炎同志很嚴肅地回答：“走漏消息，關係全局，再說這是大會規定的紀律，不叫說的就不能說。咱們‘附中’同學都很年輕，知識不夠，敵人很可能利用我們這個弱點，來攻破缺口，我們怎能不防呢？”他接着又說：“咱們絕不作一夫不慎，累及全局的事。”

在“五四”和“六三”這兩個運動之間的某一天。世炎同志身著長衫出席會議，他的同學夏康農對此向他提出批評，說他“言行不一。”因為世炎平時曾說過：“穿短衣，有精神；穿長衫，萎靡不振”。當世炎從幹事會所設的意見箱里收到夏的批評信時，他便登門

拜訪夏康农，說明是因为感冒才穿長衫的，并对夏的批評表示感謝。此举使夏康农很受感动，由此他們之間便建立了深厚的友宜。世炎同志去拜訪夏康农之前，还先向他們的国文老师仔細了解过夏的情况，事后这位老师和夏康农談起这件事时，很感慨地說：“世炎作事这样仔細不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才哩！”这件事也引起許多同学对世炎的敬佩。

※

※

※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一直持續了兩三个月，初期还只限于知識份子，发展到“六三”运动时，便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世炎同志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鍛鍊，获得了群众工作和組織工作的实践經驗，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开始追求社会主义了。

7月，世炎同志毕业于“附中”。虽然他曾經用很多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但他的考試成績仍列优等。为了實現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他毅然放棄升考大学的决定，而决心投入社会的浪潮中去学习，去探索，去进行斗争。

世炎同志出校不久，經李大釗等五人的介紹，参加了由李大釗、王光祈等人发起組織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1日）。这个学会是一个团结进步青年和傳播进步思想的进步社团。其宗旨为：“以科学精神作社会活动，以創造少年中国。”并以“奋斗、实践、坚忍、儉朴”为会员的信条。这个学会在当时对教育和团结进步青年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邓仲夏、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都曾經是这个学会的会员。世炎同志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后，为了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就仿